

新亞精神

錢穆先生

同學們的校刊，久已編好了，要我寫一篇短文，但我時時而病，總沒有精神提筆寫。此刻無可再待，只有勉強地寫幾句。

我們有一可喜的景象，只要同學們一進新亞，總像覺得新亞真是另有一種精神似的；而且這一種精神，確也為全體同學們所愛好。因此在我們同學們的口頭，總喜歡說到「新亞精神」；在我們同學們的筆頭，也總喜歡寫到「新亞精神」。

但若我們進一步追問，究竟什麼是我們所謂的「新亞精神」呢？這大家苦於沒有一確切而具體的回答了。

本來所謂精神，是看不見摸不到的。若要具體而確切地指說什麼是我們的所謂「新亞精神」，總不免反而要覺得不恰貼、不完備。所以，我們覺得像有這一番精神是對的；而我們苦於說不出這一番精神究竟是什麼，這也是對的。我們只能在我們內心，覺得有這麼一回事，便夠了。

但我們在自己內心的要求上，又總覺得不肯即此而止。我們總還想能具體而確切地指說出來，我們的所謂「新亞精神」，究竟是一種什麼的精神呀！因此，我也想趁此機會，在這期校刊上，來述說我個人的一些意見，供同學們討論。

我想所謂精神，總是針對着某種物質而說的。總是依隨着某種物質，而指其控制、運用、和期望其能有某種的表現和到達的理想而說的。

即就眼前事舉例，譬如我病了，而不能寫文章，便說我沒精神。倘使我能扶病寫上一萬兩萬字的大文章，大家必會說我的精神特別強。可見精神只是指的那憑藉現實來運用而有所作為的那一種經過與表現。

借此我們可來解釋「新亞精神」那句話。新亞的經濟，是如此般困乏；設備，是如此般簡陋；規模，是如此般狹小；一切的物質條件，是如此般太不成體統，但我們並不會為這些短了氣。我們卻想憑藉這一切可憐的物質條件來表現出我們對教育文化的一整套理想。這便見是我們新亞的精神了。

再說到同學們，十分之九是在艱苦中流亡，飢餓線上掙扎的。縱使有家庭，也多半是極窮困；至於隻身流亡的，更不必說。在那樣的環境下，還能有志上進，努力進學校，一到新亞來，雙方在同一精神下，宜乎更容易認識所謂「新亞精神」，更容易愛惜珍重那一種「新亞精神」了。

但如是說來，所謂「新亞精神」，是不是僅是一種喫苦奮鬥的精神呢？我想，喫苦奮鬥，在我們的精神裏確是有；但我們的精神，卻並非喫苦奮鬥一項便能包括了。

何以呢？我們該自己想，就學校目前的物質條件說，我們本可不必來創辦這一所學校的。就有些同學們的經濟情況說，他們也可不再立志進大學求深造的。可見那些所謂喫苦奮鬥，是自己招來的。這便是所謂「自討苦喫」了。但為何而要自討苦吃呢？這一問便轉問到另一方面去。

當知有些人，所以要自討苦吃的居心和動機，卻並不純潔，並不偉大的。因此，自討苦吃固然也見得精神，但那種精神，卻不一定有價值。即如我，若能扶病寫出一萬兩萬字一篇長文章，那自然要精神。但那篇文章不一定是好文章。若

是文章不好，別人卻會說是在浪費精神呀！

由上所述，可知所謂「新亞精神」，決然應該另有一番更深的意義，而非僅僅指的是吃苦奮鬥那一事。不過在吃苦奮鬥的過程中，更易叫我們體認得這一番精神之存在；但我們也不該便認為我們的精神只在這上面。

讓我再重複地一說：我們今天的處境，正如拖着一個久病的身體，但偏要立意寫一篇文章；而且是一篇好文章。我們此刻正在扶着病寫，我們更想把此寫文章的一番努力來扭轉這病狀，那非是有一段精神不可的。此一段精神的價值，反面映出在他的身體之扶有病；正面則決定在他所寫的文章本身的價值上。只要他所要寫的文章有價值，不論有病無病，他那一番寫文章的精神總是有價值。若使他所要寫的文章本身無價值，則不論他有病無病，他所化在寫這篇文章上的精神，也同樣無價值。

於是我要請我們新亞的同學們，你們該更深一層地來瞭解我們所以要創辦這一個苦學校的宗旨與目的！你們也應該更深一層來反問，你們自己所以不辭窮困艱辛來到這所苦學校的動機與理想！

你們現在只在模糊中覺得有此「新亞精神」之存在。我望盼你們能繼續深入地把此一精神鮮明化、強固化、具體化、神聖化，大家在此一個精神下，不斷努力地上進！

（原載「新亞校刊」第四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廿五日。）